

青岛作家连谏“双响”上新

连推两本新作《昨日之谜》《流年》写悬疑写归乡风格多元



《昨日之谜》： 走在被自己背叛的人生路上

某个夏天的雨夜，十二岁的叛逆少年谢磅礴永远失去了父亲。谢磅礴父亲遇害案被警方定性为抢劫杀人，因当晚大雨滂沱找不到任何线索，迟迟没有破案。为查出杀害父亲的凶手，同时也为追随多年暗恋的女生范小舟，谢磅礴考入警校，成为一名片警。他偶然调查的一起案件竟然与父亲的死有关，在抽丝剥茧的调查中，真相慢慢浮出水面，自己的母亲、范小舟的家庭均与父亲被杀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……《昨日之谜》是连谏用男性视角创作的第二部悬疑小说，其创作的“诱因”正是源于她此前同类型题材作品《寻找朱莉美》的尝试。“用异性口吻书写酣畅过瘾，好像闯进未知领域，能够体味到原性别体味不到的情感世界。”连谏坦言，“曾有读者朋友阅读完《寻找朱莉美》，说我对男性心理的剖析，比男人还了解男人。这种善意的褒奖给我很多鼓励，是我继续以男性视角写《昨日之谜》的动力之一。”

连谏曾为《昨日之谜》写下一篇创作谈《走在被自己背叛的人生路上》，这是个有些悲伤且愤怒的题目，同时也在诠释着小说的主旨：“年少的谢磅礴无法改变局面，如同无数的我们，站在生活的洼地，面对生活这架庞大的机器，卑小到连过招的力气都没有，唯有无用而炙热的愤怒。”这等情感的投入，也彰显着连谏本人对于小说主人公谢磅礴的偏爱，“写作时我的表达欲特别丰沛，写起来畅快到让我警惕，小说主人公谢磅礴就像心中的另一个我。”

父亲谢福哉意外遇害时，他只有十二岁。在满街淘气的年纪，他不得不飞速成长，试图像个成年男人支撑这个家，可他终究还是个孩子。他的母亲洪雪娇深知这个世界对穷人不够友好，她虚荣又风流，幻想被某个金的男人拯救出破败的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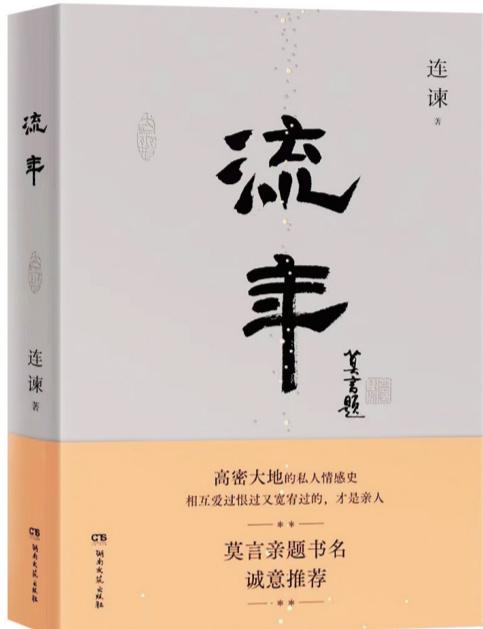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谢福哉被害身亡对她来说是解脱，她还来不及悲伤就投入到寻找彼岸的热火朝天中。她对男人吻之以歌，生活却报之以痛，让她在蝗灾一样的流言蜚语中一次又一次地带给谢磅礴羞辱。

不过与谢磅礴的悲剧结局不同，连谏找到了与自己友好相处的方式，宽宥曾经的荒唐。“写小说的我，是在池塘边拿巨型笊篱打捞溺婴的人，那个溺婴也是我，是无数个脆弱时崩溃沉沦的我，写作拯救了我，擦洗了我，让我特别珍惜在丰沛的阳光下歌唱的时刻。”



【特别关注】

2023年5月，连谏推出了悬疑小说《昨日之谜》；旋即，归乡小说《流年》新近上架，如此“双响”上新，对于喜爱她的读者而言，无疑是一件快意之事，并在这等无缝衔接的阅读体验中，感受着作家在不同写作风格之间的汪洋恣意与成熟驾驭。



《流年》： 献给故土的一切生灵与风物

如果说有人问我今生写过什么小说，我的回答，第一本一定是《流年》。”新鲜出炉的这一小说是连谏的“心头好”，也是她花了极大力气“献给故土的一切生灵与风物”。

《流年》由五个中短篇小说组成，《再婚记》《寻亲记》《成婚记》《求医记》《亲缘记》沿时间轴纵跨六十年，李家三代小人物犹如时代长河中的落叶，微小却如草芥众生的模样，可悲、可叹、可敬、可亲，是芸芸众生，也是芸芸众生的来处，是让我们掩面泣下的父老乡亲。最初，连谏将其命名为《李氏私人情感史》，它们既互相独立，又可相互串联，合成一部有关李老汉祖孙三代的长篇。这些高密乡起风镇的故事，是时代江河图腾中的背景细节，幽微而生动，详实地坦陈着生而为人的苦痛与酸甜。

如果说《迁徙的人》使连谏的写作走上了归乡路，那只是走到了一半，而《流年》这一组小说则是真正“回到了家乡”。正所谓是近乡情怯，连谏坦言，写家乡和写都市是不一样的，“我不想用写都市小说的恣意汪洋去写我的归乡小说，我想拿捏乡音的秩序和节奏，于是，选择了在平板电脑上写作。因为平板电脑是虚拟键盘，打字是有局限的，做不到像在电脑的物理键盘上那么快。”也正是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，连谏感受着“重回家乡”的深情与厚谊。“写这个小说时，时常能感觉到自己穿梭在故乡青白色的雾霭里，鸡鸣犬吠，鸭鹅奔走，绿树碧水，风物陈旧而厚重，我和故乡的每一个人，都是高密这片大地上成精的泥土，我们行色匆匆，低笑轻语，脚踏大地，眼望星辰，蝼蚁般下蛮力建设人生，就像不知道死亡终会将自己两手空空地带走。书写故乡，让我仿佛重归洪野，往日历历，皆在眼前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流年》由连谏的高密老乡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亲题书名并诚意推荐。

新书上架

《欢迎来到人间》

毕飞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“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，要写你能写的小说。”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这句话，我教书时起码引用了一百多次。但如果要给《欢迎来到人间》拎一个关键词，那却还是‘我想写’。”作家毕飞宇在其新长篇《欢迎来到人间》首发式上如是说。



历经十五年淬炼，毕飞宇写出了真正“想写”的故事，以长篇小说的形式，呈现了一部展现当代人生命与精神世界暗流的挑战之作《欢迎来到人间》。在潜心创作的十五年中，毕飞宇花费大量时间在医院中实地学习，以充实小说中的医疗细节。“《欢迎来到人间》关乎我们生命的根底，在经受精神与身体震荡的危急时刻，各色人物如何以各种方式，凭借生命的惯性进行‘超越’，本书作了极为艰难的探索。它涉及的是当代文学未曾触及的，不在当代小说的表达惯性里的东西，非常不易；惟其不易，小说中的生命景象才是有洞见的，才是足以震撼我们的。”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给予极高评价。

《何以解忧》

张抗抗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收录了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代表作，包括《爱的权利》《夏》《去远方》《无雪的冬天》《白罂粟》《红罂粟》《流行病》《斜厦》《何以解忧》《鸟善走还是善飞》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《干涸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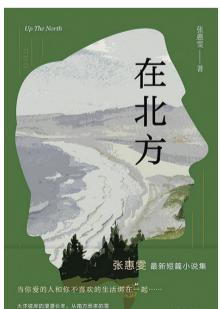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站在当下重新发现“过去”，在对比中摒弃单纯的价值判断，用独特的方式，展示了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活、叙事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，沉潜到人性深处，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苦难和人性的深刻反思。

《在北方》

张惠雯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这一部短篇小说集，包括《雪从南方来》《二人世界》《黑鸟》《玫瑰，玫瑰》等九篇，主要聚焦的是生活在美的华人群体，尤其是行至人生中途的女性面临的情感、婚姻、养育等问题。



张惠雯此前曾推出姊妹小说集《在南方》，以美国休斯敦为中心的地区为写作背景，与《在北方》气质不一，“与我写的移民小说相通，该书呈现出国内外人们普遍面临的生活问题，比如家庭关系中的困难、婚姻关系中的挣扎、如何保持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等。”